

卷之四

古方略征卷之五

婺源臣余懋衡 謹輯

明 袁州臣張自烈 恭閱

命駐兵開平備虜

永樂元年 成祖命郡王高煦 成祖第二子 率兵備開平。

諭之曰。邊報虜欲寇邊。方春兵民不得耕種。朕所深慮。今欲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勦除。否則按兵待之。庶邊境之人得以盡力屯田。然虜狡猾。不可易視。萬一差失。則損威啓釁。不可不謹。王既行。復賜書

論曰。爾軍起行。惟聲言往大寧。既出關。然後北行。未
至開平四十里。卽下營。先遣精騎往偵。動靜勿令虜
覺。如虜不知我軍出塞。領衆深入。則多用火器。遇夜
令壯士劫其營。亦可獲功。若與戰。則令武安侯鄭亨
居中。安平侯李遠居左。武成侯王聰居右。爾將精騎
一二千往來策應。寇敗。獲其人。勿輕殺。寇遁。勿利其
牛馬。而窮追之。若虜有實意來降。誤以爲寇。邀而擊
之。則沮後來者之心。此須偵審。然受降之時。尤須防
其變詐。古云。受降如受敵。制敵之策。大槩如此。書諭

此亦傳介子之術

今勦賊者病在偵探失寔

應務惟火器爲長

長子世子曰。聞虜欲犯邊。今命高煦將兵駐開平。禦
之。爾鎮守北京。于事宜用心經理。將士啓行之際。賜
宴及鈔。仍遣人督運糧餉。隨軍而行。不可緩也。
王者行師。義聲先路。遇夜壯士劫營。非古來禦去
勿追之法。臣自烈謹識

古方略 征 卷之五 二

顧成議防虜

貴州鎮遠侯顧成言臣奉命守貴州招撫蠻夷方

隅暫安苟祿叨恩微勞莫效竊以爲雲南兩廣遠在

邊陲蠻賊竊發譬蜂蠆之毒不足繫心東南海道雖

倭寇時復出沒然止一時剽掠但令緣海兵衛嚴加

隄防亦無足慮惟北虜遺孽其衆强悍其心狡黠及

其未動之時宜先遣人賞賚招諭以窺其動靜預勅

緣邊軍衛暨邊境關隘高其城垣深其濠塹屯田儲

積操兵養馬以備不虞我旣預爲之防虜亦何能爲

患若其留家漠北輕兵入寇必將狐疑不敢深入官軍據險設伏以待之彼騎不得施步不得展應機發伏禽殺必多如是數年虜當遠遁何敢復窺中國哉至于朝廷大事文武重臣措置有餘臣尚有欲言者伏願皇上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副理萬幾永安宗社不勝幸甚書奏上嘉其言

今天下奴証于東插踪于西它東酋敖目明暗火落赤耽耽有輕中國心近者虜騎長驅畿輔一帶州縣無復安堵親藩以下郡王宗侯被難死

者指不可勝數嚮令邊臣率如鎮遠侯蚤計預防抑何至深入爲寇如是其酷哉

按先臣侍講劉定之曰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久矣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此論與顧成計畫同臣自烈謹識

屯田積貯據險設伏盡防虜之要惜後世不講求耳韓子云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爲之三嘆

臣自勳謹識

嘉顧成議防邊

成祖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諭侍臣曰。漢

武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

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

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

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

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

流。以是特嘉獎之。

童貫用李良嗣策圖遼。金禍此始。慎固邊防。得御

夷中策。他如班超傳介子諸人。功不補患。失在擾之耳。不可不戒也。臣自烈謹識

論天險在德

成祖與侍臣論諸關隘之險。解縉曰。關隘之險。莫如山海關。次則金坡居庸松亭古北口。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皆在京師脊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成祖曰。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天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卽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卽○固○國○不○以○山○谿○之○義○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詩曰。懷德維寧。

成祖此論與經合。後世徒恃地險人險。非也。

愚按五代史稱榆關在平州之東。其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皆陁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僅可耕植。唐時置碶石白狼諸城以守之。卽今山海關。又金虜節要云。燕山之地。易州之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也。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卽金人之來路。蓋金坡關卽紫荆關。榆關卽山海關。松亭關不知所在。臣自烈謹識

諭斥去陣圖

通政使趙彞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夫驅人以冒

得○張○方○平○諫○用○兵○大○意

白刃。鮮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

數年。每親當矢石。見死於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

勿○弛○武○備○可○也○不○必○好○武○

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

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

近日有口舌得官者

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斥去獻陣圖者。則倖進旣塞。自不至輕開邊釁。然

大臣巧希進用者不一。在朝廷宜慎絕之。宋太宗嘗謂李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改之。此又杜絕倖佞之本。後世頌以太宗爲法。

人主欲使嗜好不形于外。宜先令嗜好勿伏于中。此端本清源之道也。蓋嗜好內伏。雖暫遏抑。不令外見。久之未有不形于外者。譬猶置果核于地。既有其根。芽茁枝葉。以漸而至。必不能遏。觀石壓筍。

斜出可見。治天下者。與其制私。莫如無私。

臣自烈謹識

人非木石。誰無嗜好。但願所好何如爾。孟子曰。好善優于天下。記曰。好賢如緇衣。皆未嘗不言好。使人主所好果在賢善。雖若嗜好可也。否則縱屏嗜好。絕欲無所形見。亦木主已耳。何益天下事哉。莊生云。與賢者處則無過。愚謂端本澄源。莫善于此。舍是而欲使嗜好勿伏于中。是猶履影而求滅其跡也。有是理乎。臣自勳謹識

問勞朝使

永樂二年

成祖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顧侍

大政紀○刪○此○數○語○非○是○

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顧問

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

嚮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

臣愚竊所未諭成祖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

稅謀寓諸○此○

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

也

此卽謹小慎微之道一語一嘿皆寓方略臣自烈

謹識

戒誘人犯法

成祖怒給事中丁琰等出使。用銀誘人犯法。令都察院遣人逮之。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論曰。去歲命給事中御史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導其爲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純也。遂戒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

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要功。不顧在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安者。使○懲○一○戒○百○咸知琰等所為以爲戒。

欲令撫安諸臣。以琰等爲戒。益見聖朝欽恤之

意。臣自烈謹識

諭群臣息盜

成祖諭曰。天下雖安。民未蘓息。而郡縣豪猾。遇有征

洞晰弊實

徭。因緣爲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政務。

○息○盜○安○民○一○要○在○是○

祛除民蠹。毋橫歛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課

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於治理。以稱朕憫念元

元之意。

今天下民困極矣。黠者起而爲盜。懦者流離饑莩

耳。郡縣守令。藉口催科。至立視其死而莫之救。豈

獨豪猾爲民蠹哉。臣自烈謹識

勅諭寧夏守備

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謀報塔灘。韃賊籠秃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嵬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成祖覽奏。顧謂侍臣曰。胡寇至。論此語未必可信。籠秃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抄掠取食。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糧後行。其以資糧不給爲辭者。嵬的哥恐洩其事。機故外托此爲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捨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

其速書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
○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勅未行由
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千餘人劫掠灰溝村黃甫川之
地皆如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於勅
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計窮
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
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不別書勅智貴卒如此臣自烈謹識

與侍臣論刑賞

成祖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
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成祖曰此語蓋為濫官發
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
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
必不肯輕授

按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十萬
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
受其殃是以難之世皆稱明帝愛惜名器然臣竊

三復 成祖財出於民。不宜輕與之說。則明帝當
日賜錢十萬。猶侍臣所云不若賞以財耳。豈知十
萬錢皆民膏脂哉。後世人主心存愛民。當以明帝
事爲戒。而以 聖祖之言爲法。臣自烈謹識

嘉恤暹使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國遣使
與琉球通好。因風漂至。已籍記船中之物。請命。

成祖謂禮部尚書李至剛等曰。暹國與琉球修好。是
番邦美事。不幸船爲風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
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助人於善。况朝
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爲之脩理。人乏
食者給之粟。俟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此○中○必○有○防○關○制○馭○

雖懷之以恩。亦豫防番邦反側。○暹國果否遣使

通好。須有確據。方可信。不則名爲通好。寔則剽掠。譏察不可不嚴。雖然。成祖此舉不逆詐。或姑示嘉恤。令番邦感恩。雖有詐。不得施耳。臣自烈謹識

察有司賢否

成祖命吏部尚書蹇義等。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諭之曰。往者慮各處

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

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以爲

信如此。何繇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

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

者。卽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

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亦徵諸國人○

賢否得失功罪至公○則天下治矣○如群小賂遺何○
臣自烈謹識

勅宋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多

專制○成祖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

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

遂勅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而

未諳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闡外

之任○事有便宜○即行之○然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

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成國家大事○豈拘細故○况

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不能間也○卿勿置

方略 征 卷之五 忠貞堂

意。但盡心邊務。始終一致。以副朕懷。

與漢世祖以章示馮異同。晟宜益知勸戒。

臣自烈
謹識

論君職在養民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成祖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也。

國家凡無補實用。耗費民財。與飼象等者。皆不可不革。卽召責御馬監。可以類推。臣自烈謹識

軍士怙終不宥

刑部尚書鄭賜等言北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
 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成祖曰。天不於惡木廢發
 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
 固不宥也。

劉景升父子。歲歲數赦。何益於治。觀

成祖怙終不宥。益信孔明治蜀尚嚴。蓋亦不得已

耳。與申韓自別。臣自烈謹識

戒守將徙民

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

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

不思堵截豈言徙民何也

民稍南五十里以居成祖覽奏頷問英曰以此為

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

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民五十里設有賊

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氣正寒豈可使

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歸語守將但

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徙民則是未罹寇患者。先被蕩析之苦。其患甚於寇。今天下守令不能扼要害。使賊無入境。徒兢兢城守。視城以外之民。如胡越。然罪與徙民避寇等耳。嗟乎。豈城以外獨非吾民。聽其死於盜。而不爲之所哉。

按唐僖宗中和間。黃巢作亂。合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內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臣愚以爲犨非不

徙民。然與陸英所奏不同。一有備。一無備耳。審如犨之有備。雖徙民未爲失策。不則雖徙民稍南五十里。名爲避寇。去危地幾何。未有不罹寇害者也。

臣自烈謹識

春秋時楚爲庸叛。謀徙阪高。蔣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烏有徙民五十里。而曰此避寇良策哉。周之東遷。宋之南渡。皆不務脩禦擒捕。而苟安以爲計者。卒底滅亡。可不戒乎。成祖不徙民。而務擒禦。深得保民任將之法。臣自勳謹識

論汲黯達大體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成祖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

此泥法之失

有命不得擅給

成祖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

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事有權宜。雖不必奏報。然須廉訪陳善等。果能達大體如汲黯否。果能實濟軍士否。不然同一矯詔而公私判。名為給軍而虛實殊。不可不察。

永樂七年。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軍務悉啟聞處分。時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敏奉命巡視兩淮。啟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卽發廩賑之。勿緩。十八年。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賸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嘆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頃中官賜之鈔。時

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臣愚按此二事。深得聖祖仁民至意。惜虞謙諸人不達大體。臣自烈謹識。

論奉天征討功罪

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
論功定議。成祖曰。朝廷大正之道。有功則賞。
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
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
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無○功○而○賞○使○奸○黨○倖○進○縱○惡○尤○甚

與 太祖處分薛顯同。

成祖嘗召新城侯張輔等論之曰。安南已平。皆將
士用命所致。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

罰公而後可以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臣按奉天征討官有犯論如律。卽所謂功在前賞其功。罪在後罰其罪者也。臣自烈議

撫馴西北諸胡

西北諸胡來貢。命光祿卿賜食。旣罷。禮部尚書李至

此人諛佞宜黜

剛進曰。西北諸胡。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邊境已寧。

成祖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

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

周公驅而遠之最是

使馴帖。况虜亦饑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惟推誠待之耳。

雖推誠待諸胡。制馭方略。恐不可忽。盖虎性至暴。與其馴而擾之。不若驅而遠之耳。

永樂中降虜。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乘機騷動。幾至變亂。及發兵征湖貴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積患遂消。又按成化十六年。朝鮮請改貢道。懼建州女直邀劫也。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衆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獨不可。曰。貢道自鴉鶻關出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

它日憂。卒不許。繇于謙劉大夏之論推之。古今內中國而外夷狄來。則力禦。去則勿追。豈必盡撫諸胡。使華夷雜處哉。臣自烈謹識

戒以器用累民

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爲器用

成祖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灾荒百姓疾

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百

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

此人卽段綸權萬紀之流不可不防其漸

聖祖孳孳愛民豈忍作無益害有益哉永樂四年

六月却回回結牙思玉碗不受成祖曰虜貪而

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

古方明 卷之五
至矣。何益國事。臣愚按此。雖不受虜獻。然軫念國事。其所以愛民則一也。臣自烈謹識

責中官擅役工匠

中官私役應天府工匠

成祖命錦衣衛逮治。仍召

府尹向寶責戒之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

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汝職牧民。當體國愛民。矜恤保

庇。庶可休息。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

唐帝云。機可法。

今日則有重權矣。

而輒聽其役民。略不知懼。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

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邪。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

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何如畏之。譬為人

典守寶貨。擅啓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汝擅以朕

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仁○人○之○言○遂執私役。工匠之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切○喻○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僕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

阿畏中官。豈獨京尹哉。聖祖斯言。可以懲一戒百。臣自烈謹識。

戒人臣諛佞

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罪與呂震同禮部尚書李至

剛等率群臣表賀。嘉應不在瑞麥故云得賢為瑞成祖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

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祇慚愧耳。君臣貴相與。君○驕○諛○國○亂○此○始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不誠不足以致治。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蓋所以絕諛佞。杜亂萌也。至剛豈可使竊位禮曹哉。

太祖嘗諭群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

下不諂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汗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爲宰相拂鬚邪。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遂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

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臣按丁謂以參政諂宰相。後世譏其爲小人。况人臣而可諛佞主上哉。合二祖之論觀之。則人臣所以自處。與所以事上之道。思過半矣。然臣觀後世人臣。又有機械欺蔽。假切直之名。而行其佞諛之實者。內交左右。窺瞰意旨。往往淆亂國政。尤不可不辨也。臣自烈識

諭趙王嚴邊防

成祖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

大政紀削此一段

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至

徐達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慎防出入故無敗失今

邊烽有警爾輒遣人出視輕率不慎自今宜切戒之

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嚴備為上策夜劫虜營希冀獲利非所以自固宜
以為戒。

洪熙元年遼東總兵官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刺

哈祿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敢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肅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不足計也。臣愚按此言與 成祖嚴固守備同意。非獨懷遠宜然。卽安邊長策。亦不踰此耳。

先臣丘濬曰。不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脩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

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地係民產。或另給。或給價。臣按此亦備邊之一法。然慎防出入。當別有深計。類推之可也。臣自烈謹識。

捕皂君山寇

永樂四年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成祖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

○借往事為鑒

亂總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

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

婦言誤國

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

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命

新城侯張輔等率兵捕之

今楚豫吳蜀寇氛孔熾不思所以撲滅之大率為

撫局誤原其始。惟不能杜漸。遂致决裂如此。臣自烈識

戒窮治諸盜

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陞

辭。成祖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爲有司不能撫綏。更

加酷害。始聚爲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

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卽是良民。

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所行。當以保民爲重。無重困之。

似用龔遂治渤海法。但在今日。勦撫宜兼用。須合機宜。專用撫則寇益橫。法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

者。此類是也。觀王守仁攻桶岡諸賊方略可見。隆慶中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爲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相高拱。拱曰。國亨本爲群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毋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撫臣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殺。于朝廷何與。拘提不出。亦是違拘而已。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仇殺與夫違拘之

罪。則彼必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阮至貴密

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炤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而上疏辨寃。阮徂于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于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賈三

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繫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赴省聽勘。五事皆如命。願罰金自贖。安智不從。阮治其用事。撥置之人。始服。智亦單管事。隨母安插。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臣愚按拱深得成祖軫恤無辜意。至于不激成土司之變。不輕耗國家之費。又不損威傷重。曠朝廷大體。一舉而數善備。其是之謂與。臣自烈謹識

征討安南

成祖諭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繇廣西。左副將軍

兵繇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

○今○督○師○勦○寇○皆○不○解○此

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款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饑困。賊之譏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吊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至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

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兩軍合勢。和以輯事。頗盡征討方略。

朱能卒於龍州。計聞。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樞還。上親為文祭之。極其

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臣自烈謹識

諭張輔等貯餉

黎賊

成祖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聞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車民悉罷歸。

見 成祖樽節愛養之意。

洪武三年。太祖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

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

成。汝河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五年內使奏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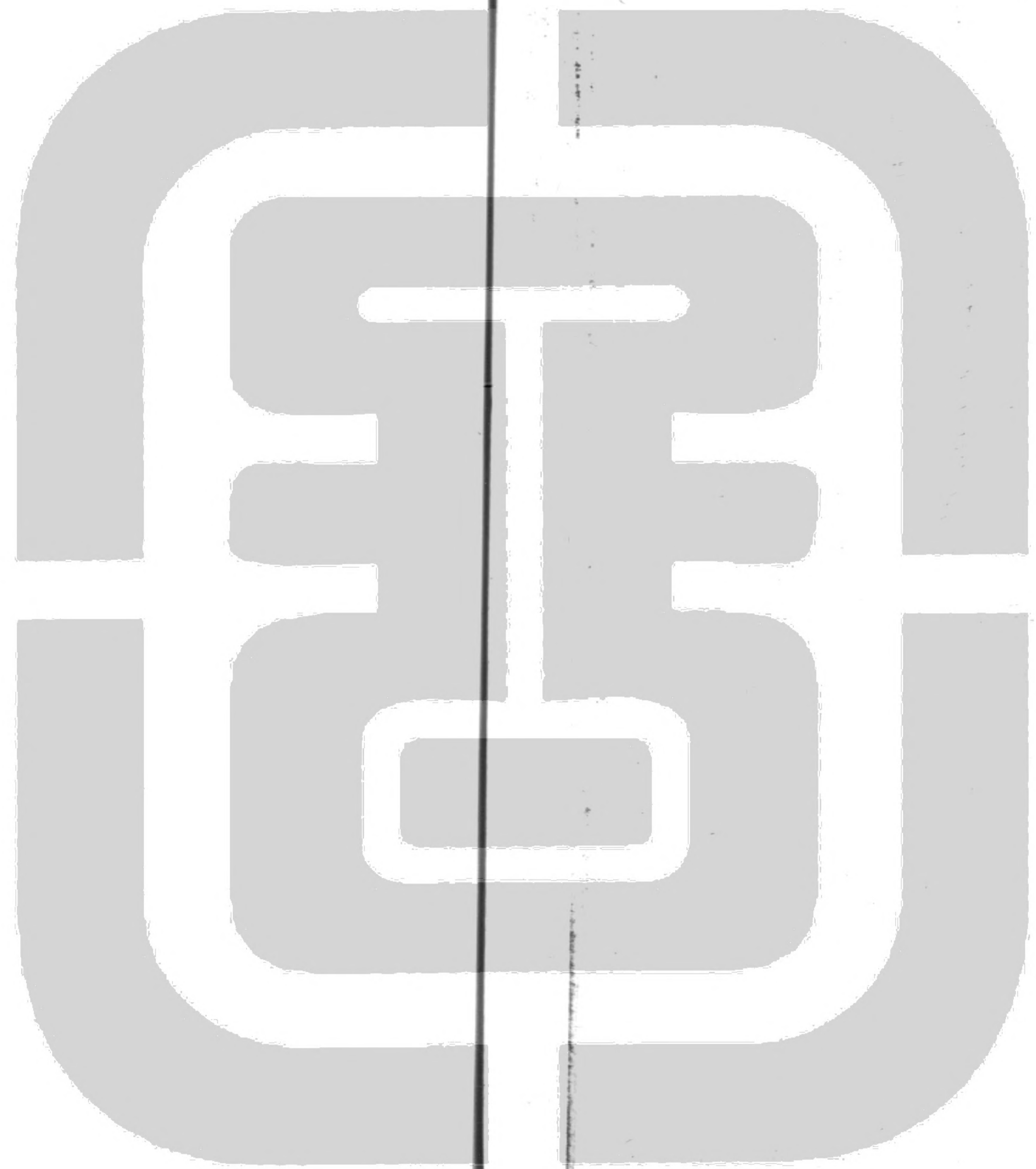
飼虎肉。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它禽獸悉縱之。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大牢非嘗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移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臣按洪武中

敦尚節儉。惜財愛民。類如此。成祖勅諭新城侯勿妄費。亦此意。後世當以爲法。臣自烈謹識

臣余垣

較正

臣余維樞



書